



多幸运我有个我们



海陵

每次听莫文蔚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》这首歌，总会有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。

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多幸运，我有个我们。”这个“我们”中，有爱人的深情、朋友的帮助、亲人的守护，甚至许许多多熟悉的、陌生的人的关爱。

儿子在上海工作，微信上发来一句话：“要是感染了赶紧告诉我，安排人送药。”我看，笑了，这话乍听上去牛哄哄的。没想到，第二天，顺丰小哥就送来了儿子寄的一纸箱物资。打开一看，有药、口罩、抗原测试盒，每一样都详细标注了使用时的注意事项。

这几天楼下散步的人明显少了，碰上了，相互提醒注意防护。有时还互赠防疫物资，调剂余缺。看报道，崇川区一小区业主群的群主，在群里发公告，表示若有发热家中没有药的邻居，可以直接联系他，他将送药上门。

疫情无情人有情，天气寒冷人心暖。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！”

期待春光明媚



淡如水

邻居有人阳了，描述嗓子疼得难以忍受，家里药过期了。我私聊她，我有冰棍，可能也只是略略缓解，但可以一试。还有就是我没有加入囤药大军，所以只能剪几粒泰诺给她。如果实在不能缓解，可以去医院发热门诊就诊，自己做好评估就行。

好几个朋友问我，可否还能在自己工作的医院买到各类药。我表示，医院肯定是优先供应发热门诊的，给真正急需的病人。我也相信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一定会慢慢完善好，能让大家买到药，所以仅仅为了囤药，就不必了。不过如确有困难，我只要自己留几粒备用药就行，目前可以分几粒给你。

长长的隧道走了三年，即将见到出口处的光亮。这第一波冲击，一定比我们想象得更猛。挺住，会回到三年前的春光明媚！



曹力军

1982年~2022年，这组照片是青年新村街口修鞋

师傅跨越40年的影像记录。

1982年，他从小伙子干到可敬可爱的老师傅，专注一生做好一件事！为了拍后来的这张照片，我带相机去了几次，因为疫情，他都不在。一切都是最好的

安排！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我终于拍到了！

原本他不愿拍，我给他看了40年前的照片后，师傅欣然接受、愉快配合！看得出来，是老照片感动了他……



江海颂

《陈英卖水》是通剧的一个经典，儿时我曾随二舅母多次观摩她亲叔陈映田演绎的这一经典。陈映田的艺名陈泉更为人们熟知，在我祖母那一辈眼里，那可是个偶像级大神，堪称“通剧中的梅兰芳”。

通剧是南通地方戏曲剧种，民间俗称为“僮子

喜见通剧有传承

戏”，它的前五代名角都是原港闸区人。首代名角王金生出生1912年，今年应该是他的百十诞辰。他最初是职业巫师——僮子，20世纪40年代初红遍南通。陈泉是第二代通剧传人中的领军人物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盛开的通剧之花受到了摧残，10年禁演使得通剧演员青黄不接。近几年来，濒危的通剧开始受到各方关注，前有作家黎化元写的通剧《瓦匠女人》剧场大卖，今有喜见南



通市第三届青年演员技能大赛青年演员叶香的靓丽嗓音，省市几个评委均给予高度评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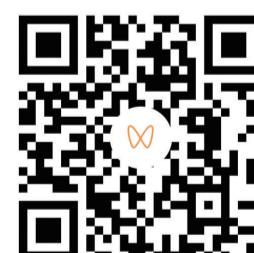


江建华

江西老家没有灶头画，但老家土灶里的那团火在我心里从未熄灭过。儿时的土灶，灶前有个火塘，灶头上挂着腊肉和老鼠刺（注：一种灌木，据说可以防止老鼠啃食腊肉），冬天烧饭时大人把火种扒拉出来，一大家子就围着那团火，其乐融融。那时的房子四处漏风，没有空调、没有电视，也没有手机，长辈们偶尔会扯些鬼

故事，怕听又忍不住要听。我的左臂留有一道伤疤，就跟灶前的火塘有关。据说是我在一岁左右时，爷爷抱着我烤火，我一下子扑倒在火塘里，然后大哭不止，直到后来棉袄烧穿，才知道原来是一粒火种顺着袖管滑了进去……

那个伤疤让我在学生时代颇有些自卑，轻易不敢示人，尤其是遇到自己喜欢的女生。如今，爷爷已去世20多年，土灶也再难亲近，那道疤却成了永恒的记忆。它让我时常想起远方的亲人，想起那灶塘前的火与温暖……



（扫码观看本文作者分享的视频“启东非遗之沙地灶头画”）



寒夜



彭常青

深夜的十字路口，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划破天际。他像一片随风舞动的黄叶，在空中画了一段弧线，随即飘向路边。胯下的摩托车飞出去好远，车身碎得七零八落。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冰冷的地上，脑后一片殷红慢慢扩散开来……肇事司机吓傻了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
倒地的是我战友，一个曾经十分出色的无线电报务员。上学的时候，他就参加了当地人武部组织的中学生报务集训队，因为成绩优异被特招入伍。新兵连时我们在一个班，分到基层时又恰好在同一个连。他退役之后，被安置到家乡一所中学任教，他很喜欢也很珍惜这份工作。不久，娶了个贤惠妻子，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日子过得安稳且幸福。

他每天都会接送“三班倒”的妻子上下班。熟悉的人都夸他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事发当晚，他照例骑着摩托车去接妻子，途经一个十字路口时，由于车速过快，被一辆大货车撞飞。那晚，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妻子没有等到他的到来，却等来交警的电话！

我是第二天一早得悉这一噩耗的，顿时泪流满面。下葬的时候，我没能赶过去为他送行。听说所有到场的人，无不为他的逝去感到惋惜。看到他一夜白头的父母，哭得死去活来的妻子，以及披麻戴孝、刚刚蹒跚学步的儿子，所有人都心痛不已。

那一年，他28岁。那天晚上，不胜酒力的他被人劝了酒。

本版投稿方式：

邮箱 jhwbpqy@163.com 或扫二维码（如下）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，同时附上微信名和头像图片。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